



仲春时节，春光明媚，一年一度的春播季节，如火如荼地展开；笔者应四十多年前下乡时的“三同户”主人的多次盛情邀请，重返旧地，拜访了这位为人厚道的农民。全家人极尽地主之宜，热情款待了我这位曾经在山村与村民一起，日干三刻，夜加一班的工作队员，在主人的陪同下，还浏览了当年的坡地田畴，所见所闻感慨万千，换了人间……

主人带着笔者观看了他在山坡上饲养的牛群，牛悠闲地低头啃草，当发现主人到来时，牛都不由自主地汇集到主人面前，牛随主意“热情”地“招呼”着我这位远道来访的不速之客。毗连山坡的是一马平川的田畴，“铁牛”正在耕地翻土，“铁牛”轰鸣的声音，并未惊动正在低头啃草的牛群。笔者饶有兴趣地探问主人，“现在农村已进入机械化耕种时代，为何还养着这么多闲牛？”主人不加思索地说：“现在乡下的人思想观念更新了，养牛不是为耕种，而是为了赚钱。”养肉牛是一个赚钱的门道，牛肉价值高，牛就是他们的“财神爷”，吃牛肉的人日益增多，但也有人爱吃牛肉颇有微辞，认为“牛为主人耕种了一辈子，到头来，却落得成为美味佳肴盘中餐的结局，似乎有违伦理道德，基于这一观点，有些人土，不忍心吃牛肉，是情理中的事，但吃牛肉也不可厚非，李白《将进酒》“烹羊

宰牛且为乐，会须一饮三百杯”，从李白的诗句中，我们知道了吃牛肉并非只是现代人的专利，而是自古早有的，牛或许也默认了最终的命运归宿，是世间不可逆转的道理，莫属伦理道德范畴之列。不可否认的是，牛从数千年来便作为农业生产耕种的主要工具，演变到现代先进的机械化利用，过渡成为“闲牛”，记载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的社会发展过程。

牛历来是农民温顺忠诚的好帮手，也是人类的好朋友。牛在农村是农业生产耕种的主要工具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，尤其是在落后的旧社会。绝大部分地区农户，都是靠牛耕种，因此牛在农户中，有着极其重要的经济地位，是衡量一个家庭贫富的象征，在那个年代，一个农户，拥有几头牛，那就是富户了，就像现在富有的家庭中，拥有豪车豪宅一样。过去的年代，在农村，年青人婚嫁都会打听其家中有几头牛，厚实人家嫁女，都会用牛作为嫁妆，那是最体面不过的事，随着时代的进步，现在有钱人家嫁女，嫁妆也随着时代翻新，由牛变为豪车豪宅，这是凸显时代飞快向前发展的象征。

新时代科学技术在发展，机械化进入了农业生产第一线，原来由牛耕种的农活，均由机械化代替，这是几千年来农业发展生产力的一项重大突破，也是国力



牛、牛市、相牛者

■ 符和国

强大的有力佐证。这样一来，牛在农村就完全没有“用武之地”了，皆变成了“闲牛”，昔日牛交易的性质，主要是审视牛的耕种能力，母牛则重挑选繁殖能力，而现在的牛市交易性质与过去相比，大相径庭，出于意料的是，肉牛交易量大幅度上升，需求量惊人，导致牛市交易性质转向，其主要原因：一、农民养牛目的不是耕种，而是繁衍；二、养肉牛出售，经济收入可观。最近笔者有幸巧遇了在牛市中（定安人称为“牛坡”）混迹多年，有着极其丰富牛市交易经验的“伯乐”，昔日的老战友义爹，俗称“牛中”，何谓“牛中”？牛中就是相牛者，就像春

秋时秦国人伯乐一样，他会“相马”，凡是伯乐相过的马，皆能辨别出是骏马，还是劣马，伯乐一顾，十有八九都会交易成功，因此，交易者都会找牛中牵线搭桥交易，一旦交易成功，卖者必须付给牛中相当的“中介费”。有趣的是，义爹还邀请笔者一同逛牛市，观行情，也谈了他驰骋牛市多年的经验，就目前牛市交易性质转向，谈了他的一些看法，使我大开眼界。每个牛中都各有自己的一套“相牛”经验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，那就是口若悬河，在交易过程中，牛中可以说是一个呼风唤雨的人物，他对每一个牲口的评价，不容置疑，因此交易者对他

的话都深信无疑，生意做得风生水起，然而现在交易性质转向，请牛中“相牛”的人少了起来，生意日渐萧条，导致牛中这个角色变为可有可无的状态。笔者有意打听义爹是否方便透露今天的生意收入？他略带失落而自嘲的口吻说：“不就是吃个早餐的事啦，我这个职业从此就要下岗了”。牛市交易性质虽然转向，但牛在农户中的经济收入，仍占为主导地位，发展趋势良好，方兴未艾，究其原因，随着城乡人民生活的普遍提高，市场上各类禽畜肉的销售量持平发展，唯有牛肉的日销售量却大幅度上升，偶尔还有供不应求的时候，价格也居肉类之首，从营养角度来讲，牛肉是其他肉类无可比拟的。在乡下一个农户拥有十到二十头牛的不在少数，可与小型牧场媲美，他们普遍认为养牛比种植瓜果风险小、效益大、牛吃的是草，可长膘却是长钱；母牛繁殖幼牛，老牛作为肉牛出售，牛粪用作农用肥料，一举多得，形成一条良好运转的经济发展链条，一年下来，几万元的收入，是稳操胜券的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国家的一系列惠民政策，为乡村农民铺设了多种发展经济致富的平台，饲养业在乡村初见成效，牛市交易性质转向，也正是随着饲养业的发展与壮大而转向，这是一条事物发展顺理成章的规律。从牛市交易性质转向，看市场经济发展繁荣，彰显着社会在不断进步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。只要政策给力扶持，把农民旧的目光引向饲养业，瞄准乡村发展经济机遇，有条件的乡村，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，办起大型饲养场，前景必定看好。

思念

恩师蔡慕玲

■ 宋洁莹



一九六三年秋开学的第一天早晨，我同全班四十多位同学一起在龙门中学一十二班教室里坐下。不一会儿班主任来了，是一位约三十岁左右的女老师。她：微卷的短发围着一张白里透红的瓜子脸；杏桃小嘴挂着笑意，眉梢间挂着一副金边眼镜，柳眉下那双眼皮含着的是炯炯有神的，充满智慧而善良的明眸。她在门口稍停一会，往整个教室扫视了几眼，然后步履稳健地走上了讲台。

照惯例，值日生一声起立：“老师好！”老师也应一声“同学

们好！”然后便摆了摆手示意坐下。

教室里鸦雀无声，老师用手扶了扶金边眼镜，便做自我介绍，再转过身去在黑板上工整而端正地写出了“蔡慕玲”三个娟秀的字，于是这三个字便伴随我人生的坎坎坷坷至今五十多年活在我的心里。

蔡老师仅是我一个学期的班主任，相处不长，除了知道她及她的爱人“陈锦涛”老师是广州市人，又是大学生外，其余知之甚少。

一天晚上，我自习完毕回

宿舍，一位先回宿舍的同学递来一叠衣服，说刚才蔡老师送给我的，我楞了一下，不知道说什么好，接过衣服往床上放。次日，我将收的作业本送到蔡老师那大约只有8平米的瓦房小间。她说，那些衣服是她当学生时穿过的，天这么冷，你穿得太单薄，送给你添上。我除了谢谢外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我的学历表格上填的家庭成份是“地主”却又是孤儿，有一次她问我家里还有什么亲人。我告诉她一位妹妹送人养，哥哥去了松涛，家中仅我自己，靠南海农场的生产助学金上学时，她的眼泪流得比我还多。此后，她经常对我嘘寒问暖，

一晃一学期过去，十年浩劫的“文化革命”开始，我家庭所在的南海农场的生产队取消了我的助学金，要我回队里参加劳动。我和蔡老师告别时，她替我给学校领导磋商，写了一份休学书并嘱咐我：“以后有条件尽量再复学。”我嗯嗯两声应付着，明知这是万不可能的事。回家后，我到龙门赶集也顺道到学校去，蔡老师总送给我一些学习资料，儿童文学作品……我从心底感到她比亲人还要亲。

转眼到了一九六七年我成

了家，爱人也是地主子弟，我们的行动受到了限制，上市买东西要请假，更别说到学校去了。

一九六八年秋，一天早晨，左邻右舍一下子变了脸，个个像凶神恶煞般呵斥着，在一阵“跪下”的呼叫声中，我们还未回过神来，绳子早已套上了脖子，至于为什么？我们一无所知。所幸我当时身怀六甲被送到南海农场一间“集体营里”和百几十号人一起游了几天街，四天后便“释放”了，爱人也熬过了几天才回来，约十天后我产下了大女儿。

此后，我常想起蔡老师，我觉得给她蒙羞。可过几个月后我听到关于她夫妇的消息说：从广州调来的那对大学生夫妻成了大“黑帮”“牛鬼蛇神”被拉上街批判、游街、戴高帽、批斗她的都是她的学生。当时他爱人受不了折磨，爬上高楼跳楼自杀未遂，落得后来残了一只脚。走路很不自然。

风云过后，她夫妇复出，被调到九所中学、永丰中学，后来调到了定安中学，每调一个地方她都告诉我，三个地方我都和家人一起去看望她。最后在定安中学相逢时，她说全家人都要回广州老家歇一歇，然后去香港定居。那次别后就成了

我们师生的生死离别。

不久，我收到了她从香港寄给我的信，她是自己带一双儿女去的，她的丈夫陈老师却留在广州市第二中学任教。

她在香港有时给我付信还寄上几十元，我很过意不去。

她在当地结交了许多文化医学界人士，也学会了一些医术，她不想教书育人，教来育去倒是自己教过的学生反过来批斗自己而且差点被整死。

经十几二十年后，我们生活有了起色，我给她寄信给原先住在九龙的地址，大概搬迁了吧，再也联系不上了。

我今天年已古稀，回头往事，感慨很多。经历了十年浩劫，极左的苦难，而今改革、开放，祖国富强，人民生活改善，社会安定。我们的生活也过得很好，有了做人的尊严。我丈夫当了小学教师，我这个农场女工，爱好文学写作，我写的一篇文章还被编入《定安县志》。老了，我总是忘不了蔡老师。她是个心灵纯洁充满人性爱心的人。我永远怀念着她。

定安县诗词楹联学会执编